

燃 烧

RANSHAO

韩乃寅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燃烧

RANSHAO

韩乃寅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燃烧 / 韩乃寅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6

ISBN 7-5317-1382-9

I. 燃…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324 号

燃 烧

Ran Shao

作 者 / 韩乃寅

责任编辑 / 马合省

封面设计 / 安 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16.25

插 页 / 4

字 数 / 380 千

版 次 /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10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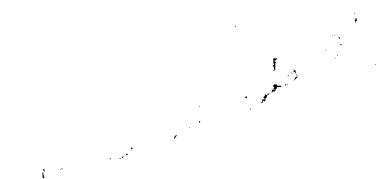
定 价 / 25.0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382-9/I · 1279



作 者 近 照

上 卷



第一章

这些复转官兵们来北大荒前可能没来得及想，或者是根本就没想到，如今安营扎寨了，娶媳妇竟成了最大最大的难题！你想啊，在这茫茫的北大荒原野上，这光荣农场还是建场密集的地方，除架起了临时能用的电话线外，附近只有一个日本开拓团时残留下的叫八家子的小村落，放眼是荒凉凄凄的旷野。这旷野里除了荒草地，就是烂泥塘和沼泽地。从远处影影绰绰的山林里、丘陵漫冈上，随时都能听到虎啸熊嗷声，就是那离建点不远的乱散树林子里、荒草地上也常有野狼出没，獐狍成群，要是有什么声音惊扰，那呼啦啦飞起的野鸭、野鸡和野鸟能一下子遮住一片天……

前几天，农垦部的老部长给光荣农场吴场长来电话，问复转官兵们开进北大荒有什么困难没有，吴场长扯着嗓子向老部长报告：“什么困难也没有，什么困难也不算困难，就有一条——这些二十五六的男子汉们缺媳妇呀！缺媳妇呀！缺媳妇呀……要是没有媳妇，怎么代代相传地建设北大荒，还能光顾往里移民，光顾往这里进口吗……再不想办法，人可要开跑了……”

“缺媳妇”这三个字，吴场长重重复复地一直喊了十多遍还不肯停，直到老部长对着喊“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他才算罢了。

其实，复转官兵们的这种浮躁心情，是六分场场长高大喜当做重大问题反映给吴场长并向吴场长告急的。他在向吴场长告急的同时，还给老部长写了一封感慨万千的信，并从通情达理的角度出发，列举了一些男子汉们心情烦躁的例子，以引起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同时他正着手精心策划搞一场联欢晚会，让大家娱乐娱乐解解闷，开开心。于是排节目的排节目，搭戏台的搭戏台，没想到，节目排练好了，戏台子搭起来了，农垦部领导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开始行动了。六分场场长高大喜接完电话，还没来得及向大家传达，他那畅快的心仿佛荡漾在春水里一样，说实话，人不要媳妇怎么行，没个家怎么行，这个问题解决了，男子汉们就稳定了，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就有代代继续下去的希望了。

溟濛暮色里，西天缀满了鲜艳的彩霞，把北大荒的原野映衬得迷离而神奇。

戏台用电线杆子做四根脚柱，密集的横檩把整个戏台连接得很结实，台面没有木板，就砍了些桦树、柞树杆等相并铺成，台檐和横檩上还保存着原始的枝枝叶叶，很有一番风味，倒成了这北大荒的蛮荒野岭图画中很自然的一个人工景致。

拖拉机牵引的小发电机轰隆隆一响，戏台上的串灯忽地亮了，挤在戏台前的男子汉们，不，是垦荒者们，像是欢呼又像哄闹，撒泼撒野地沸腾起来。

“静啦，静啦！”高大喜跃上戏台，左手掐腰，右手向台下挥舞着大喊了一声，哄乱的人群瞬间静了下来。在六分场的垦荒队伍中，高大喜是个拨拉得开、震得住的人，呼喊时惊天动地一样，人称“一声雷”。人们传颂说，在上甘岭一次极其残酷的眼瞧阵地就要失守的战斗中，他架枪猛烈地向一次次疯狂扑来的敌人射击着，就是那暴怒的呼喊给了战友们力量，振作了

战友们的精神……战斗胜利结束时，守卫的阵地已经是地翻三尺，山头削平，石碎草木焚，满山头的树林和草棵就剩下他架机枪用的一个枯焦的松树桩。全连只剩了三个人，一个严重残疾，伤好后复员回山东老家了，另一个就是高大喜现在的搭档——分场党委书记贾述生。他身上多处伤疤，左臂骨折手术，钢丝到现在还没有取出来。高大喜呢，身上其他伤愈，右眼丧失功能，换上了假的。他们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正参加文化补习班，党中央一声令下，随着十万转业官兵来到了这北大荒。

高大喜见台下静下来，使劲儿一挥手说：“同志们，刚一进这开荒点的时候，我传达农垦部的会议精神时就说了，咱们十多万复转官兵在这北大荒分成了二十多个农场，六十多个开荒点。现在看，就数咱们光荣农场六分场牛了，第一个向场部报捷，实现了开荒万亩！今晚这个开荒万亩庆功大会，就是让大家乐和乐和，消消疲劳，消……”他话到嘴边儿，要说“消愁解闷”，当然就是指这些男子汉们愁娶媳妇难的事儿，一闪念，觉得已有正式消息，上级已经很重视这件事，而且有了行动，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霍地煞了尾，“好，我不啰唆了，大家看节目吧！”他想下台去，一瞧挤得黑鸦鸦的人群，索性在台角上一蹲，就这么看吧！

姜苗苗从戏台左侧姗姗走到中间，靠台沿站住报幕：“光荣农场六分场庆祝开荒万亩联欢文艺晚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十八相送》。演出者：垦荒战士高清海、李开夫。”她报完幕鞠躬后退的一瞬间，台下喊喊喳喳哄乱起来。高场长布置要搞晚会时，就传出风要排演《十八相送》，几乎人人皆知。《十八相送》是写祝公远之女祝英台女扮男装，赴杭州求学，中途与梁山伯结拜为兄弟，两人同窗共读，三载相伴，不料，祝公远促女归家，在送别途中，祝英

台托言为妹做媒，向梁山伯许下终身，山伯从师母处得知真情，赶到祝家求婚，祝公远已将英台许配太守之子马文才，山伯悲愤成疾而死……《十八相送》喜剧情趣很浓，虽不能让你开怀大笑，也能似一湾春水在心中荡漾，非常有意思。节目刚排时，大家猜测，姜苗苗和李开夫都是浙江人，浙江是越剧的发源地，姜苗苗女扮男装演祝英台，李开夫演梁山伯，再说姜苗苗来北大荒前是总政歌舞团的演员，李开夫投诚前混迹国民党部队时，是个说唱坯子，在来北大荒的专列上，就没少说说唱唱耍活宝，自然，这李开夫和姜苗苗演这个节目是天生的。可是，要组合这两人排练节目时，姜苗苗嘴里不说，心里却嘀咕，总觉得这个李开夫色眼色眉滴溜溜总盯着自己，便有些忸怩。贾述生和风细雨没解决问题，高大喜一通吹胡子瞪眼，姜苗苗满心不悦，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务。垦荒者们最大的兴趣是来看这个节目，没想到姜苗苗报幕，她的替身成了高清海，不是女扮男装，而是男扮女装了。有人知道排练中的微妙之处，姜苗苗这一换角色，引得台下人们议论纷纷。有一点，人们都能猜得出，肯定是李开夫接替姜苗苗扮演祝英台。平常李开夫说话尖声细嗓，就有点儿娘娘们儿们儿的，在全场选这个角色，也就非他莫属了。

他俩一亮相，大出人们意料之外，都身着长袍书生服，头戴相公帽，手中各持一把小纸扇，悠哉游哉地迈着四方步，书童挑着书箱的扁担颤颤悠悠身后相随，李开夫双眉特意画细，嘴唇画薄，轮廓仿樱桃般画小，身着男装，出场那几步，紧随梁山伯后身，确是故作女态，他俩身后跟着一个挑书箱的书童银心，他们还没进入角色拉开唱腔，就引起台下一阵哄堂大笑，还有不少人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小小噱头，在这茫茫蛮荒之野，也成了很大的笑料。

表演开始了，祝英台瞧瞧梁山伯，指着前面说：“你看前面一条河，”接着唱，“漂来一对大白鹅。”

梁山伯唱：“公的就在前面走。”

祝英台唱：“母的后边叫哥哥。”

梁山伯唱：“未曾看见鹅开口，哪有母鹅叫公鹅。”

祝英台唱：“你不见母鹅对你微微笑，它笑你梁兄真像呆头鹅。”

梁山伯唱：“既然我是呆头鹅，从此莫叫我梁哥哥。”

.....

掌声、叫喊、口哨、起哄搅成一片，宁静的北大荒夜晚沸腾了起来。演出断断续续，加上返场，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个节目才算完事儿。

姜苗苗穿着在歌舞团时那套绿军装，婷婷玉立地预告：“下一个节目是单人故事《上甘岭的松木桩》。演出者：分场场长高大喜。”

她的话音刚落，高大喜抱着那块从上甘岭战场带回的烧焦的松木桩正要出台，散着怀、歪戴帽子的席皮朝台上挥挥手，一仰脖对姜苗苗说：“那松木桩的故事我耳朵里都磨出趺子了，还是让哥们儿我唱唱从八家子学来的一支歌吧！”不由分说，他歪脖晃脑袋，一跨跃上台去，扯着嗓子唱了起来：“北大荒啊好荒凉啊，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就是没有那个大姑娘啊，大啊姑娘……”

“好——”台下响起了叫喊和鼓掌交加的起哄声。

“哥们儿——”席皮把脖子向台下伸得长长地说，“不看这《十八相送》，我还他妈的不心烦，就算那祝英台和梁山伯最后都死了，人家总算还尝到了一点儿搞对象的滋味呀！咱们哥们儿倒好，从战场上下来，说是集中参加文化补习班，有文化了，

就分配个好去处，没想到一杆子把咱们支到这北大荒来了！北就北吧，荒就荒吧，苦和累咱们都不怕，打仗年代可以，现在解放了，和平了，总不能让咱们在这里当一辈子和尚吧……”

贾述生一跃上了台要去拦席皮，被高大喜拉到一边，朝正振振有词的席皮喘着粗气斜斜眼，气哼哼地说：“让他妈的这小子给我嘞嘞完，我再和他算账！”

席皮嘴里冒着吐沫星儿，随着跺脚、挥手，脸上的青筋鼓凸了起来，肌肉也在抽搐。他忽地撩开衣服，肚皮、腋下、肩头、胸前等处闪现着十多处弹痕和刀口伤疤，使劲儿一拍胸膛说：“豁出命来打江山为的啥？为了是过好日子，不是为的打光棍！要是在这里娶不上老婆，叫我们席家祖坟上断香火，我是死活不干哪！谁拦也拦不住，我就开拔——”

伴着他嗓子拖出的“拔”字的长音，台下稀稀落落地传来了呼应和打口哨声。

“住——嘴——”高大喜暴跳如雷地大喝一声走上来，怒斥席皮道，“开拔？你给我开拔试试！”他随手拔出枪来对准天空“砰”地放出了一枪：“你要是敢给我开拔逃跑，我豁出偿命，也毙了你！”

哄乱的台下霎时静了下来，静得那样沉闷、严肃，整个戏场就像虚贴在北大荒背景上的一幅立体画，一点点动静也没有，蛮荒世界变得沉寂而幽静。

高大喜激动地拍一拍抱在怀里的松木桩，高高举了举说：“刚才，席皮说在这里图什么？我们就是图为祖国、为人民的这种精神！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坚守 309 高地时，美国鬼子几次攻不下这个关键性的山头，发疯似的集中了飞机、大炮和兵力，在一个深夜里发动了猛烈攻势，妄称要炸地三尺，炮粉碎石，寸草不留，把整座山变成焦土。我和贾述生指导员带领一

个连，最后只剩了三个人，牺牲虽然惨重，可保住了山头。为了粉碎敌人寸草不留的狂言，我们死保阵地，死保这块支枪扫射的松木桩，炮火一次次打着，我们一次次扑灭，用尿，用仅有的饮用水……我们凭着这种精神打败了侵略者，保卫了新中国；还要凭着这种精神开发建设北大荒，建成一个共和国的大粮仓，让人民丰衣足食！”

台下肃静了，高大喜也变得心平气和了。他把那松木桩往台上一放说：“同志们，刚才席皮的挑衅实在不好，我的粗暴也不好，说句实话，不仅仅是你们觉得在这里成婚难，我和贾书记也早就感觉出来了，我们能感觉不出来？我们是个头儿呀！确实，我们都是军人出身，讲革命，干革命，也不能不考虑实际问题。大家离开城市来这里开发北大荒，本就是一种献身精神，让大家打一辈子光棍儿谁能忍心呀！我和贾书记一商量，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是没办法，前些日子，就以我和贾书记的名义给咱农垦部的老领导写了一封信。据可靠消息说，这封信转到了老部长手里，老部长很重视呀！据说，咱们的老部长还把这个问题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了，国家很重视呀，已经开始在四川、山东等地专门动员支边女青年，说句土话，就是动员大姑娘来咱们北大荒扎根落户……老部长还让人捎话儿给我，让咱们这里三年后必须狗咬鸡叫孩子哭！”他说到这里，台下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高大喜被台下激发得神采飞扬起来：“从大家的掌声里，我看大家都意识到了，说是支边女青年，说白了呢，就是为解决大家的婚姻问题动员她们来的。联欢会开始之前，我接到场部来的电话，明天晚饭前，就有二百名大姑娘送到咱们六分场啦……”

一旁先是惊呆后又发愣的席皮听到这里，猛地双手拽住

高大喜的两个肩头问：“高场长，真的？你说的是真的？”还没等高大喜回答，就伸过带胡茬的嘴巴狠狠亲了他一口。高大喜往后一闪身，抡起胳膊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嘻嘻嘻……好舒服呀，好舒服呀！”席皮捂着腮，嘻皮笑脸地一撒腿跳到了台下。

台下顿时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在茫茫的夜空里飞扬起来。

“你们这帮家伙呀！”高大喜用手点划着台下，笑着说，“真没出息，一听说找媳妇有希望了，就都乐成了这个样子！我告诉你们，别看来了这么多大姑娘，是这么回事儿也不能这么说，名义上人家都是支边青年，就是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不能像咱们搞计划经济这样，给你们每人分配一个。你们看中了哪个，就主动点儿，但是，千万不要鲁莽，更不能两人看中一个姑娘去争风吃醋……”

台下哄地笑了。

“笑什么？！”高大喜也觉得说得直白了点儿，但还是照直地说了下去，“要说你们大家，不一定都能，有的可就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要不，咱们走着瞧……”他说到这里，觉得这话有点儿不负责任，补充说，“走着瞧是走着瞧，可没有好瞧！”

台下哄地又笑了。

“好——”高大喜侧脸朝姜苗苗一挥手说，“继续演节目吧！”

姜苗苗随着招手走了出来。

第二章

联欢会结束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贾述生让通讯员通知分场领导和各队队长，立即到他的办公室参加紧急会议。

所谓他的场办公室，不过是一个比其他马架子、地窖子宿舍大一些的大马架子，还兼做贾述生的宿舍。贾述生刚进办公室，打开电灯坐在办公桌前，高大喜和副场长方春、姜苗苗，还有三个生产队的队长，都随后赶到了。他们有的坐在地铺上，有的坐在木墩子上。还没等贾述生开口说话，高大喜就说：“贾书记，吃完晚饭，我正要关门去参加联欢会，电话铃响了，我接起来一听，是总场吴场长打来的。一听那口气，吴场长就很高兴。吴场长说，老部长很关心来北大荒的十万复转官兵，国家已经从苏联进口一大批拖拉机、播种机和联合收割机，再配上一批国产的，很快就要运到北大荒。吴场长还说，老部长非常重视咱俩写的那封信，首批山东支边女青年明天上午到场部，下午就有两百名来咱们六分场，还提了些安置好这些支边女青年的要求。这不，没等我向你汇报，席皮就在演出台上闹了那么一桩，简直把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可不能怪我先冒炮呀！”

“大喜，你这一炮冒得好哇！”贾述生一拍桌子说，“就是这一炮才挑起了大家的情绪。要是没有这一炮，说不定要闹一场小骚乱呢，也说不定要做多少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稳定住一些人的情绪。”

方春说：“这个席皮也太自由主义，还是共产党员呢！我看，就是反右没反到他身上！”

“行了行了，这北大荒到处荒山野岭的，离开那反右的地方，就别提反右的事了。”高大喜瞧了方春一眼说，“席皮这小子就是虎拉巴叽，那张嘴臭得要命！要说，那人心眼儿挺好，他的档案里记着，孟良崮战役中，他一个人拼死了二十多敌人。我已经给他一巴掌了，以后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也就结了。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是不能饶他的！”

方春小声嘟囔说：“哼，说是嘴臭，说是虎拉巴叽就能遮过去？那些右派不就都是因为几句话嘛……”

“这可不对！”高大喜放开了嗓子，“那些右派的言论都和反党有关系，席皮只不过说，要是在这里一辈子娶不上媳妇，他就开拔，和反党不贴边儿呀！”

方春不服气，站了起来，冲着高大喜嚷道：“还不贴边儿？！这开发北大荒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要当逃兵，要背叛党的事业，还不贴边儿？！我看，比贴边儿还贴边儿！比右派还右派！”

“你——”高大喜霍地站起来，“你方春有能耐打他右派呀，打呀……”

“坐下！坐下！都坐下……”贾述生本来也是对席皮一肚子火，也想在这会上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商量商量，是批评教育还是给处分，高大喜和方春这一势不两立，倒使自己没主意了。他决定取消这项内容，站起来说：“先不提席皮这桩子事儿，该教育教育，反右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有什么运动够什么再说……”

贾述生这几句话给了两个人面子，高大喜和方春你瞪我一眼、我斜你一眼地坐了下来。

“好，咱们正式开会吧。”贾述生说，“要是没有吴场长来电话，没有接收这二百名山东支边女青年的任务，也要开个会。今晚有联欢会，原打算明天晚上开个紧急会议，主要想请各队队长先汇报一下近一段时间以来各队的思想情况和生产情况，再研究布置下一段工作。现在看来，接收和安置支边青年的任务相当紧急，我们就简单地沟通一下各队情况，主要看看有些什么问题。如果像席皮那样，冷不丁一下子冒出来，怎么去安置和接收那些支边青年呀？好，现在各队长谈一谈吧，包括生产情况。”他说着又瞧瞧高大喜，“高场长，怎么样？”

高大喜点了点头。

“我先汇报一下吧！”一队队长张爱宝说，“我汇报的第一个问题是队里的思想状况。我们队的这些复转官兵，近些日子来思想情绪的倾向是暴躁，我看，像是受了席皮的传染。一到晚上吃完饭，这席皮就挨个马架子、地窖子地串。我了解了，要说大家关心的问题，先是回忆当年战场，他说他那一仗打得艰难，他说他那一仗打得残酷，他说他那一仗打得巧妙而开心，那些故事真生动，可以编成一本书。后来呢，最多的话题就是瞧着眼前这北大荒议论。有的说，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建成粮仓，议论让国家快给支持、多给支持；眼前的话就有点儿牢牢骚骚了，有的说，哼，几百里内连个大姑娘都没有，到哪里讨老婆去呀？什么时候能成家？到关里去找，人家一看这地方能不能待住……我知道，席皮在台上唱的那支《北大荒真荒凉》，是从八家子学来的，在这个马架子里哼，在那个地窖子里唱，唱得大家都会了，很影响情绪。高场长报告了那些消息，大家的情绪可能会好一些了。我汇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开荒生产。情绪是情绪，大家的干劲儿还是很足的，队里的两台拖拉机、三台五铧犁、两台重耙、五辆马车、一百多把刨镐，仅仅三